

M U C H U N X I E Y A N G

暮春斜阳

韵子 著
M U C H U N X I E Y A N G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所写富裕大企业家的夫人，就像一颗熟透的甜美瓜果，风韵诱人。她对丈夫的肉体厌倦了，沉迷于婚外情而不可自拔。丈夫老病逢此情变，引发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在屈辱与愤怒中挣扎。故事展开于美国旧金山，转移到台北，又经东京，最后回到美国东岸纽布隆斯威克镇。情节起伏曲折。

作者注重分析两性性心理，描绘男女主角的行为和情感，道尽了人性的矛盾及所导致的痛苦。从中并可看出今日台湾地区与美国华人社会的两性关系思想。

ISBN 7-5306-4421-1



9 787530 644218 >

ISBN7-5306-4421-1

1·2596 定价：12.00元



暮春斜阳

MU CHUN XIE YANG

韵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暮春斜阳 / 韵子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21-1

I. 暮… II. 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6121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t@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74 千字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12.00元

本书主要人物表

杜秋宁

六十多岁，出生于中国大陆，童年随传统家庭来台。在台湾的大学毕业，赴美读MBA返回台湾，从事企业经营十分成功，为大企业家。

胡玉蓉

杜秋宁妻，四十好几，大学毕业，是从中国大陆来台家庭的后一代，在台出生。

杜为亮

杜秋宁堂弟，四十出头，大学毕业。一九六〇年前自中国大陆赴美，与太太在美东新泽西州纽布隆斯威克镇经营一家东方礼品店。

海 棠

杜为亮妻，约四十岁，礼品店实际经理人，中学毕业。

杜佩如

秋宁女儿，二十多岁，赴美读书多年后留美东工作。

杜志尚

秋宁儿子，佩如的弟弟，二十多岁，赴美读书多年后留美东工作。

杨先生

秋宁公司里的组经理级人员，四十岁左右。

杜佳佳

秋宁堂侄女，三十二三岁，任职于美国某企业。

竟成

佳佳丈夫，三十六七岁，任职于美国某企业。

凌梅莉

四十五六岁，玉蓉在台北舞蹈班的同学，台北某公营事业总务部门的股长。

林大夫

台北某医院主治大夫。

目 录

本书主要人物表 \001

一、圣马迪奥那个深夜 \001

二、风韵 \025

三、危机 \070

四、震荡 \130

五、东京爱之旅 \160

六、春回台北 \189

七、情痴 \228

八、纽布隆斯威克的黄昏 \234

后记 \236

一、圣马迪奥那个深夜

安静的夜，恬适的心灵。

玉蓉坐在自己卧室宽大的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慢慢梳理那乌油油披覆两肩的满头长发。她从小就很满意自己这头浓密的乌发，几十年来，每当梳理时，内心都会兴起一份欣慰，甚至还有一点轻微的骄傲。她也喜欢自己头发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常常会忍不住抓起一把发丝来嗅一嗅或吻一吻。最近几年来，也许是年龄增加的关系吧，发现头发似乎慢慢有点掉落，长期下来，自觉整个头发好像比过去少了一些；但是，感谢老天爷的特别眷顾，由于头发原来就十分浓密，现在纵然真的掉落了一些，除了自己有点疑惑也微微心疼之外，别人倒还是看不出来她头发有何不同。更何况，虽然也曾发现两两根白发，但是经染过后，不仅白发根本完全不见了，而且满头发丝反而显得更乌黑，所以她也就不十分在意。

头发梳理好了，看起来油光雪亮。她又在脸上轻轻抹了一层薄粉，浅浅地画了一下两道细眉，并且在胸颈周围喷一点香水，

那是她特别喜欢但却已经长久未用的那种牌子的香水。她站起来后退两步,稍稍低下头去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镜子里那个妇人相当妩媚,面容十分清爽,正有如她感觉到自己浑身也十分舒爽一样。于是,这才把浴袍脱下,换上一件颇为华丽的粉红色真丝软缎薄薄长睡袍,再对着镜子,正面看看,后面看看,又侧着脸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这样照了又照,觉得没有什么地方不妥当了,才放下了心,想到今天一天的家务事已料理完毕,工作和责任已了,应该可以享受一下轻松的时刻了。

她虽然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也算是徐娘半老,而且每逢半老这个念头不请自来纠缠她时,她总是竭力把这念头赶走,但意识中却仍留有一个模糊的阴影,毕竟难以否认自己确已四十好几的事实。每逢对镜细看时,明显看见额头和眼尾隐隐似有皱纹,而且身材似乎也微有富态,但是自己却硬是故意不去想四十多岁这句话,尤其在化妆后,皱纹根本就完全隐藏不见了。至于说到发福,当身边没人时,她总是在镜前转来转去仔细看,最后总是觉得实在还够不上说是胖,只不过是比丰满一点罢了。她丈夫秋宁常常说,妇女太瘦不好看,像一枝竹竿那样有什么好?抱起来一点柔软的感觉都没有,倒是丰满一点反而别有一番风韵,充满温柔的情调,那才动人,甚至还更性感呢!她虽然一向敬爱秋宁,但对秋宁的许多观点,心底下却不一定完全赞成,而且有时候偶然还会提出来辩论。不过,对秋宁有关身体丰满和性感的这种说法,觉得倒是十分有理。而自己的身材,现在不正好就是丰满性感吗?不正是别有一番风韵吗?由于丈夫很有钱,几十年来家境都很好,他们夫妻的营养都很好,无忧无虑,生活过得一直很不错,俩人之间又和睦愉快,所以丈夫固然是相貌堂堂,太

太也养成现在这种皮白肉嫩的上等家庭贵妇人仪态。很多朋友说她看起来最多也不过三十多岁,这使她时时想到俗语所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以及“女人四十一枝花”这些话,自己现在不好也是风韵洋溢的一枝花吗?想到这里,心底下也忍不住暗自得意发笑。

她丈夫秋宁在一九四九年中学毕业后就随同父母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在台湾读完大学,又去美国一所名校读了一个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台湾都很吃香的企业管理(MBA)学位回来。起初在台北一家建设公司担任土地购买和房屋兴建规划工作的小主管,使他充分熟悉了购买土地,与土地持有人合作兴建房屋,以及房屋出售等重要实务。不到几年,他就邀了几位好朋友投资,开了一家小规模的建设公司,并且亲自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除了有一块又大又擦得雪亮的金碧辉煌铜招牌挂在他自家住宅大门外,实际上只有两名凡事都做的小职员,在他家客厅摆上两张二屉小桌子,加上他自己也摆一张稍大办公桌,就算是整个公司的办公室了。

那时候,正值台湾起步发展经济的初始阶段,这种实际上只要有很少的十万八万块钱新台币资本就可以开张的建设公司,在几个大都市里风起云涌,比比皆是。只要你能够找到有一块土地的地主,和他谈好合作条件,主要是将来房子盖好后,地主和公司各分有多少面积的房屋,订个合建契约,公司就可以大张旗鼓做买卖了。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以预售方式发售还只是空中楼阁的房屋。凡是有意买这种预售屋的房客,第一次只要缴付总价款中很少部分的钱算是定金,公司就会与他订立房屋土地买卖契约,然后依房屋建筑的进度,逐期缴交房屋预购款。这种

付款的分期,通常都定为六七期,至少也有四五期,以减轻买主每次付款的负担。这样,建设公司和提供土地的地主都不需要预先支付房屋建筑费用。而且为便利现金周转起见,建设公司在和地主签订契约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还可以拿土地去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

中华民族的人民向来节省,台湾地区经济进步迅速,家家都积蓄了一点点小钱,尤其是公务员,因为每年收入都有提高,民间称之为“调整待遇”,加上物价也不高,日常生活费有限,所以纵然是小公务员的家庭,也能够存一点钱去买这种分期付款的房子,房款不足之数,就邀几个同事或是左邻右舍打个会。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买主都是向银行贷款房价的百分之七八十。方法是一开始就与建设公司商定,把预购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采取分期付款办法慢慢地还本息给银行,而且一抵押就是十几年或二十年。所以买主大都能够能够在夫妻省吃俭用情形下买自有房屋,很多菜市场卖青菜的欧巴桑也能够用这种方法甚至买上两三栋房子呢。房子建筑和买卖这件事是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多条路线中很重要的一条线。有许多建设商都是这样白手起家,赚钱后又转业到其他生产工业去。

由于赶上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这波浪潮,秋宁既雄心勃勃,又专心工作,有眼光,有胆量,公司业务发展得十分顺利,所盖的每一座或每一批房屋很快都全部售出,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几十年下来,公司已扩张成岛内北部建设界有名的一家大企业了。而秋宁也真正成为台北市的大企业家了。他就这样一做几十年没有改行,虽然劳累,但却是顺利成功而且愉快地活了几十年。由于秋宁出身中国大陆北方旧式书香世家,从小接受奋斗努力上进

的儒家哲学教育，完全没有时下企业界某些人那种纸醉金迷的享受人生观，而仍然保持正当经营作风和俭朴生活习惯。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做享受，而只知道什么叫做工作。

玉蓉伴同他过这种忙碌日子久了，与丈夫较少有温存浪漫的时刻。女人在满足一般需求后，大多希望能有那种空闲、懒散以及与男人共相温存享受的日子；所以有时候玉蓉会笑秋宁不知享受，不懂人生。不过秋宁也有解释，认为工作有成就和有好结果就是最高的享受，因而继续工作时，工作本身也就成为一种享受。

但是，到了三四年前，由于受到整个经济大环境影响，房屋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卖出就亏本，很难经营，许多同业都纷纷倒闭了。在这种充满危机的情形下，他考虑至再，想到自己一转眼匆匆竟也快七十了，身体渐渐不如以前，更因为抽了几十年的纸烟，近来出现了无药可治的肺气肿毛病，不再能像以前那般拼命劳累，常常会发生严重气喘。每到冬天，气喘就会发作二三次，而且一年比一年厉害。每次发作，几乎都必须赶紧住进医院，使用氧气罩急救，而繁重的工作，对他也不再是享受了。如果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有朝一日，健康必定发生问题。所以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医师和朋友都告诉他，美国的大陆性气候对气喘病患有利。他于是决计把建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位通通辞去，退休下来，迁居到美国西岸旧金山附近这个名叫圣马迪奥(San Mateo)的小镇来静居养老。这是一个县治所在地，也在大家称之为湾区的范围内，气候很好，华人不少，人口也不太少，但是没有热闹的市区。另外，秋宁还把所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大部分让给朋友，只留下很少一点，聊以维持与公司多年

来的这点关系。

三年前的冬天,有一天,他感到呼吸特别不舒畅,但却不像是历次肺气肿发作的情形,于是赶快去看医师。经加州的医院检查结果,发现竟是心脏病,而且随即就给他做了心脏导管手术,置入两个支架在心脏血管里。从此开始,也就长期服用治心脏的药,幸好倒也算是稳定下来了,但也就成为又一种终身不能痊愈的老年病。重要的是他的心脏病与其他人大有不同,一般人的心脏做了支架后,行动能与常人无异,但秋宁却不如此,而是脸孔从此变得发黑,常感疲劳。尤其是双腿越来越无力,以至除了日常行动之外,根本不能多走路。有时纵然陪玉蓉上市场去买蔬菜,在市场里慢慢走动不到五分钟,立刻就疲惫不堪而必须坐下休息。这使得他很少外出,因而深感不便,除了上医院等必要情形,仰赖太太陪同才外出之外,平常只好整天坐在家里看书看电视,最多也只是在室内做日常生活的少量必要走动,或是做一点柔软体操。至于以前继续了几十年的慢跑和急步,以及其他运动,现在被迫一概都停止了。这样几年下来,身体就一步一步衰弱,渐至百病丛生,很容易感冒,浑身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晚上不到八点钟就疲乏不堪,眼皮怎么也睁不开来,昏昏入睡。所以,他这一两年来都是八点钟不到就去睡了。所幸睡眠还好,白日精神也还好,头脑很清楚,也能够阅读,而且还关心时事和社会动态。

秋宁与玉蓉是在台湾同一所大学不同系别毕业的前后校友。那年,秋宁已经毕业十六七年了,而玉蓉毕业才一年,俩人都还是单身,在一次校友聚会中偶然相遇,俩人年龄虽相差十多岁,但却谈得十分愉快,彼此一见钟情,经过一年多的交往后就

结婚了。婚后秋宁对太太体贴备至，玉蓉也温婉持家，几十年来，俩人感情一直很好。秋宁在学校时就被女同学们称为帅哥，仪表俊拔，相貌堂堂，五官端正，性情爽直，举止大方，不仅很有男子气概，而且彬彬有礼，眉宇间更有一缕文雅气质，经常服装整洁，尤其当遇见玉蓉时，他事业虽然还不算很了不起，但是已经是一家声誉卓著的大公司的老板，基础十分稳定了，他眉宇间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几分自信，很能博得女性喜爱。玉蓉则亭亭玉立，眉清目秀，那段时期喜欢梳高髻发式，人人都说她是东方古典美人，尤其性情温和善良，具有旧式家庭妇女美德，更加强了她那份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韵味。她勤俭持家，敬爱丈夫，举凡见过她的人都赞她贤淑，她也是真的温良贤淑，甚至秋宁也以她的贤淑为荣。秋宁常常当着她的面对朋友讲述一个有关她的笑话。至于这个笑话究竟是真是假，甚至根本就是秋宁杜撰，只有他们夫妻俩自己知道。秋宁说：

有一位多年的老朋友，第一次见到玉蓉，当时就说：“大嫂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啊！摆明在脸上，一看就知道。”

秋宁听了，神色诧异地立刻抗议：“这就奇怪了，你认识我多少年了，从来也没说过我心地善良。现在第一次看见内人就说她善良，对照之下，好像我是不是就不善良呢？”

玉蓉大学毕业后，在行政机关做那种坐办公室的公务人员，与秋宁结婚后，仍然继续在原机关任职，过的是早八晚五的上下班刻板生活。每天早上七时多一点就出门去搭公车，晚上要六时左右才回到家。他们婚后第一年，由于玉蓉不愿意家里有第三人插入来扰乱他们甜蜜的新婚生活，所以没有雇请佣人，宁愿自己来操持全部家事。好在秋宁向来生活简单，俩人的小家庭，家事

也不多。所以她每晚下班回家后,还要煮饭和做家务,直到九时许把晚餐后的碗筷洗好,才算是一天任务全了。到了第二年,婚后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新婚后那种昏天黑地的狂热日子过去了,家里才开始雇请女仆,但是她还是会自动去厨房帮忙做晚餐。他们夫妇俩中午都不回家用餐,至于晚餐,秋宁除了必要时偶尔会在外面应酬外,通常都尽量回家与夫人共用晚餐。晚餐后,也都留在家里客厅小书桌前处理从公司带回来的工作,免得在自己书房里工作而看不见玉蓉。而玉蓉帮忙做完家事后,通常也都在客厅看电视,直到十一时左右才去就寝,这样也是为了可以整晚都看得见同在客厅里的秋宁,俩人偶尔还可以随意交谈。这样长期下来,玉蓉养成了晚睡的习惯。而秋宁通常更要到深夜快十二点钟才能把事情处理完毕去睡。多年以来,夫妻俩都过着这种定型生活,倒也觉得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前些年,秋宁辞职移居来美国西岸,她也就提前办理公务人员自愿退休,伴随秋宁搬来美国长住,不再工作。秋宁自从发现有心脏病后,每晚更是很早就寝,并且劝她也早睡,她也照做了,但是却怎么也睡不着。就像中国民间社会里许多老一辈家庭主妇那样,无论有事无事,晚上总要东摸摸西弄弄,摸摸索索地要磨蹭到半夜三更才肯去睡觉。现在迁移来美国后,家里不再雇用女仆,家事都是玉蓉一手包办,她夜间也更是这样摸摸索索地,还是要磨到快十一时左右才会休息下来。

最近一个多月来,她就寝的时间更迟些,那是因为秋宁的堂弟为亮来她家短期寄居,他晚上通常都要十一点多钟才回到家。她因为向来谨慎小心,特别注意住家安全,认为男人都比较粗心大意,所以总要等为亮到家后,由她亲手关好大门才放心。

秋宁夫妻结婚五六年后,就开始分居两间卧室,主要原因是秋宁鼾声太大,使她不能安眠,而秋宁经常把公司工作带回家来做,到深夜就寝时也常常把玉蓉吵醒,这都使她睡眠不足,不仅去机关上班有时会迟到,而且白天还常会打瞌睡。这些情形,玉蓉从来不讲,秋宁起先更是没有注意到,后来才渐渐发觉,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逐步沟通后,俩人都欣然同意分房而居。不过,俩人的房间不仅都在同一楼层,而且还是紧邻,没有什么不方便。很多时间秋宁当然会跑到她房里去的。

今天晚餐后,她快快把厨房里的杂事和另外一些家务事都处理好了,就去洗澡。现在洗过澡了,也化过晚妆了,看看时钟已经快十点,这才注意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的鼾声,知道丈夫秋宁已经睡得很熟了。秋宁最近这几天身体毕竟好一些,睡眠也好了,使她也安心多了。她于是习惯性地轻步走进秋宁房间,在房子中间离秋宁卧床小有距离的地方站住,静静注视熟睡中的秋宁,只见秋宁一如往常,睡得很香甜,一动也不动,鼾声很大。

秋宁向来习惯躺在床上看几分钟书催眠,所以常会在刺眼的灯光中昏然入睡。这几年移居来美国后,身体不好,每晚都上床很早,几乎每晚都是玉蓉去替他关灯。此刻,她到他房里去,还是照例去为他关灯。她在房间里默然站了片刻,看见他的确睡得很好,鼾声均匀,觉得很安心,这才顺手替他把电灯轻轻关了。

回到自己卧室后,找到那本还只看两三页的小说,准备带下楼去看。她顺便又对镜中的自己端详了片刻,觉得样子很好,这才手拈着书,穿着拖鞋,款款下楼来,在客厅沙发上舒服地坐下。她发现自己现在并不想读什么小说,于是就把书随手放在一旁,

而去打开电视机,随意找了一个近乎胡闹的轻松节目。但是,看不到两分钟,就觉得自己实在也无心看什么节目,因为她心里一直在惦念着一件事情:为亮是不是就快要回来了?

为亮是她丈夫秋宁的远房堂弟,比秋宁年轻二十来岁,比玉蓉也小一两岁,现在才四十多岁,虽然不能说是英俊非凡,但确实却有那么一股潇洒劲儿。早年在中国大陆居留期间,就和现在的太太海棠结婚了。他原来在中国大陆一所高中担任了一两年英文教师,十多二十年前来到美国,一直在东岸新泽西州一个名叫纽布隆斯威克(New Brunswick)的小镇上,与太太海棠俩人共同经营一间小小的东方礼品店,生意不好也不坏,所获利润除了足可糊口之外,还小有盈余,生活是稳定了。又经过继续多年的储蓄,以及对节余下来的钱再加经营,算是为这个连同一子一女的四口之家奠定了小康基础,无所忧虑。依照美国社会安全制度,到时候,他们夫妻如果都退休不再工作,俩人同时都可以享受退休金,仅仅靠退休金就可以过安定的日子了,再加上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更是绰绰有余,老来也可高枕无忧。为亮天性是个乐观派,企图心也不很强烈,早年还比较有冲劲,后来虽然偶尔也曾想过要再奋斗一番,期望有所振作,进一步开拓前途,摆脱这种只不过是一间小礼品店的小康局面;但是想归想,如何具体着手进行却又是另一回事。安定无忧的生活容易使人怠惰,慢慢的也就没有了奋斗振作的愿望了。

为亮这个小小家庭能有这种安定局面,与海棠的能干又长于理财很有关系。礼品店进出货物以及照顾店面等等重累粗事,当然都是为亮的责任;而金钱的收支进出以及与银行往来,进而经营运用余存的钱,例如买卖股票等投资方面的事情,举凡涉及